

清坪乡



纪事

王保银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月坪鄉

紀事

王保銀 著

河南文藝出版社

• 鄭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坪乡纪事/王保银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559-0304-8

I. ①清…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577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郑州瑞光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50 000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5
第 三 章	11
第 四 章	14
第 五 章	18
第 六 章	24
第 七 章	33
第 八 章	39
第 九 章	48
第 十 章	55
第十一章	60
第十二章	64

第十三章	75
第十四章	81
第十五章	85
第十六章	94
第十七章	100
第十八章	109
第十九章	111
第二十章	122
第二十一章	127
第二十二章	135
第二十三章	140
第二十四章	153
第二十五章	156
第二十六章	163
第二十七章	166
第二十八章	171
第二十九章	178
第三十章	182
第三十一章	186
第三十二章	191
第三十三章	196

第三十四章	200
第三十五章	206
第三十六章	210
第三十七章	222
第三十八章	230
第三十九章	238
第四十章	250
尾 声	260
不得不说的话（后记一）	262
我的执着文学路（后记二）	267

第一章

张一江出事了。

张一江摊上大事了。

张一江出事是在来年的阳春时节，那天他正在村里开会，虚掩的门被人推开，门口站着一个精瘦汉子，冲里喊：“纪检委的。谁叫张一江？出来一下。”

张一江没有应声，悄然站起身，出来门问：“有啥事，这儿说行不？”

来说：“这儿人多，下楼说。”

两人下了楼，到了院里，张一江又站住了身：“这里说行不？”

来说：“这儿不方便，上车说。”说着那人就奔向不远处停着的一辆银灰色面包车。

张一江并不介意，很随和地上了车。身子刚钻进去，屁股

还在空处悬着，车就箭一般驶离了原地，差一点弄他个四仰八叉。看见车上还有一胖一瘦两个人，这时的张一江才觉出不对头，面有愠色，没好气地甩出一句：“你们这是干什么?!”

来人还不算太无礼，冲他答道：“你放宽心吧，我们不是土匪黑社会，不会打劫绑架你。”

“那要干啥？”张一江有些懵懂地问。

来说：“到乡里一趟，看看你伙上的账本。”

张一江闻听直筒脾气上来了：“烂账本有啥好看的？都是些鸡零狗碎的东西。”

“我们是奉命行事，你要配合我们的工作。”瘦子不冷不热地说。

“那好，那好。”张一江心想明人不做暗事，再说了，伙房的账本上都是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零碎账，再就是些接待来客的烟酒之类，我还怕你看？

谁知张一江大大咧咧把账本搬出来刚码在桌上，来人却突然把它塞进了包里。他顿时傻了眼，一下子慌了神，迸出一句：“你们不能弄走，我咋给领导交代呀！”

来人显然不把他的当回事儿，像镢头盆地一样撂出一句：“你这人咋这么啰唆！”

张一江显得很无助，眼睁睁看着账本被扔进车，而后一溜烟地扬长而去。

他这才蓦然想起，出了这么大的事，杨书记知道不知道？闫乡长知道不知道？他感觉现在最当紧的是得赶快给领导打电话。

张一江的脑子飞快地转着圈，得先给杨书记汇报，这不仅因为杨是一把手，他和杨书记还有另一层特殊关系。更主要的是他感觉到杨和闫文中两个人关系不地道。闫表面上巴结逢迎杨，实际内心对杨的书记位置觊觎已久了。

所以闫巴不得杨背运出事，好给他腾出这个位置。这样一来，党政办主任这一角色，他张一江也就坐不稳了。凭张一江对政治的敏感，这一点他也能看出来，因此，此刻他还清醒地告诫自己，要赶快和杨书记说一声。

手机很快通了，张一江便作了汇报。他显得有些畏怯，摁在耳朵上的手机微微发颤，心口小鼓般咕咚咕咚响，甚至怀着一种负罪感等待着顶头上司的埋怨甚至斥责。

但听着听着张一江紧绷的脸缓缓舒展了，眉宇间现出一道亮色，口上很响亮有力地说道：“中，好，好，我听您的。”

原来杨书记没有指责他，这让张一江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然而手机里杨书记的话，又让他似乎感觉到一点什么，心头不禁又泛起一阵波澜。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张一江迷惑不解。但有一点他再明白不过，肯定凶多吉少，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出于敏感和自保

的需要,张一江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守口如瓶,自己不能说,问起来更不能乱说,一个目的,要把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尽管张一江对外界三缄其口,却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时间,账本被抄一事在清坪乡传得沸沸扬扬,人多嘴杂,说啥的都有。

“哼,等着瞧吧,这一次有张一江的好戏看。”

“够这家伙喝一壶的,这年头,谁酿的苦酒谁喝下。”

“无风不起浪,上面办案的也不是吃饱撑的。”

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闲言碎语中,并不都是揶揄和嘲弄,也有人替张一江鸣冤叫屈,认为张一江是背后遭了小人暗算,甚至更有一些人分析认为:张一江十有八九是在一场阴谋和算计中充当炮灰,要是那样的话,张一江就真是太可悲了。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张一江感到深深的不安,尤其让他受不了的是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充满敌意的眼神和闫乡长有些狡黠的目光,还有就是他的对手石岚岚幸灾乐祸中暗含嘲弄的眼神。

这一切都如芒在背,如鲠在喉,让他非常难受。

好在事发的第二天,张一江见了杨书记,杨书记也看出他惊魂未定的神情,便劝导、安慰他,使他又产生了自信和力量。

“妈的,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张一江行得正,站得稳,我怕他个鸟。”张一江又找回来丢失的自信,重新打起精神,很快恢复了平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第二章

让众人惊愕不已、连张一江自己也不敢相信的是，账本提走后不到一个月，纪检人员居然再一次找到他，这一次是把他逮走的。这一走，张一江起初也没多想，没犯法，没啥罪，把我弄到天边又怎样，所以他也没当一回事。纪检怎么了，纪检是执法的，我没犯法，你咋逮走我还咋送回来。所以来人让他上车他就上，让他下车就下车，让他进屋就进屋，他一点也没有感觉出害怕来。

第一个找他谈话的是个胖子，人长得黑不溜秋，张一江听人喊他齐科长，而张一江心里却叫他黑胖子。

胖胖的齐科长似乎怕他思想上有包袱，心理上有恐惧，问话前先开导他：“张一江，让你来，主要是有人举报你们乡里有问题，当然不是说你一定有问题。但既然让你来，说明这个问题可能牵连到你，所以你态度要端正、老实，有一说一，有二说

二,既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要掩盖事实,配合好我们的工作就是了。”

张一江侧耳用力听着,他是一个急脾气,喜欢直来直去,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个黑胖子科长老半天打嘴巴关子,他都有些不耐烦了。要在其他场合,他的直筒子脾气早爆发了。可在这地方,他得忍着、憋着,只把头一耷拉,任齐科长漫天野地溜关子。

可能是齐科长在准备什么,或是有意给他留下来思索的时间,停了半天,他才开始问话。

让张一江更加懊恼的是,这个齐科长并未直奔主题,而是不急不慢地问起自己的身世来,张一江虽心生厌烦,但他还得先忍着,不情愿地回答他。

“张一江,年龄?”

“四十一岁。”

“什么时候任现职?”

“去年。”

“之前担任啥?”

“副主任。”

“多长时间?”

“八年。”

“来清坪乡工作几年了?”

“十二年。”

“之前干啥？”

“在县报社当过三年记者。”

“再往前？”

“在县委宣传部新闻科帮过忙。”

“再往前呢？”

“在村上当过干部。”

“再往前，说完，别问一句说一句！”

齐科长问得烦了，冲张一江嚷嚷，张一江也烦，但不敢顶撞，只好顺着齐胖子往下说，但肚里憋着气，口上出不来，就瞥了一眼齐科长，漠然地说：“您真的想听吗？”

“少啰唆，让你说就说。”

张一江抿了两下厚嘴唇咽了一口唾沫，定了定神，才说：“不瞒你说，科长，我这人没有当官的命，你听听啊，‘文革’那会儿我正上学，正兴红卫兵，全班学生都成了红卫兵，剩下我一个，哭鼻抹泪央求老师才让我当上个候补红卫兵。你听听，这损人不损人，天底下还没听说过有候补红卫兵哩！高中毕业倒是当上了教师，却是一名‘代课’，实际代课也不算，就是个扫盲教员，干了八个月，扫盲一结束，又被清退回来，到村上任职，也不算啥职，民兵副连长。当了几年，想当村长，到头来却弄个副村长。后来就是刚才给您说的，当过办公室主任，干过记者，

但都不是正的,唉,这不刚刚扶正一年,又摊上这个倒霉事。”

“好了,别说了,咱们开始说正题吧!”齐科长可能听烦了,才招呼他说正题。

“张一江,问你问题,你要听清楚了,想明白了,回答我们。”

“是,是!”张一江一副诚实的憨样。

“你说,平时乡里有客人的时候在哪儿招待?接待标准咋定?”

“在小伙房接待,标准不一样,根据来客身份,标准上有些区别。一般是在烟酒上,重要一些的客人喝‘习水’,抽‘精渠’,一般的喝‘张弓’,吸‘普渠’,菜上没啥两样。”

“听说你们酒菜安排上很特别,黄羊、野猪、山鸡都上桌?”

“这个我敢打保票,绝没有。牛、羊、猪、鸡肉都有,但都不是野生的。我们都有保护野生动物意识,这些都是野生动物,我们都懂。”

“那你们的进货渠道是什么?”

“这个我也不瞒您说,牛、羊肉从邻里一个镇上回民那儿进,鸡是从一个草鸡散养场里进。一般用时打电话就送来,猪肉直接从街上买。”

“来客接待量多不多?”

“以前我不清楚,自杨书记来后,除旅游旺季有人来,平时

没啥接待量。”

妈的，净问这些扯淡的事，简直让张一江都摸不着头脑了。他在心里咒骂这个黑胖子，真是吃饱撑的，没话找话。

齐科长喝了一口水，把杯子很重地往桌上一放，突然加重了语气：“张一江，你们除了伙房，在其他地方还设有接待场所，这个你不知道？”

“不知道。”张一江坚决地说。

“张一江，除了伙房日常账目外，有人还反映你们的不合理开支都转到伙房充账了，你清楚不清楚？”

“这个绝对没有。”

“好，我再问你，有人举报说有一笔 20 万元的扶贫救济款是给你乡一个贫困村修蓄水池的，听说，款到你乡账上就没往村里去，这个你知道不知道？”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我敢打保票，杨书记不是那种人，根本干不出这种事来。”

齐科长突然站起身，勾着头，两眼咄咄逼人地望着张一江，一只胳膊挥动着，又粗又短的食指直直地指着他：“张一江，你态度相当不老实，思想极为不诚实，避重就轻，装聋作哑，你今天就不要回去了，好好想想，啥时候想好了再说。”说完齐科长一转身丢给张一江冷漠的后背和肥大的屁股，甩开膀子摔门而去，把张一江一人晾在那里。

张一江如坐针毡，脊梁骨子禁不住冒出一股冷气，凉浸浸的，从脊背直冲进脑门。他禁不住喟然长叹：当个破办公室主任，还没风光几天，反倒引来了灾祸。他有些害怕起来，好在办案组成员没打他没骂他，管他吃喝，让他睡觉，除了行动上限制自由外，其他方面也没啥两样。

唯一让张一江受不了的是办案人员一气儿接一气儿走马灯一样轮番上阵，不厌其烦地问他那几个老掉牙的问题。这一笔账是咋回事，那一笔款的出处从哪儿来，问得很细。有些问题因为时间长，张一江确实想不起来了，但他越说记不清，办案人员就越怀疑他，越是揪住不放，穷追不舍，直问得张一江两眼发黑，头皮发麻，脑袋发疼。

但张一江这人不会编，也不想变通，记不起来就是记不起来。因而办案人员觉得他疑点多，问题大，这就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渐渐地，张一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感到这件事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笼罩着一层更神秘浓重的阴影，到这时他才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阴间鬼捣鬼，阳间人弄人，这俗语要在自己身上应验了。吉凶难卜，世事难料，恐怕又要牵出什么出人意料的大事来，要是处置不好，我张一江后半生可能就都完了。

直到此时，他才后悔不已，千不该万不该当这个破办公室主任，更不该兼任那个倒霉的司务长。

第三章

然而也只是在一年前，张一江却有着与此截然不同的心境。

那是刚刚任命他当党政办主任兼司务长的时刻。张一江还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兴奋在心间灼灼燃烧，掩饰不住的激动和欢欣之情也随之在脸上激荡起幸福的红晕。是啊，尽管在一个乡镇不管是办公室主任还是司务长，什么狗屁官也不是，可对张一江来说，却是他大半生的重要收获。因为他想抠掉这个副字的念头太久太久了，这个强烈的欲望，整个贯穿了他的前半生。

无奈阴差阳错，官运不通，不是驴不拉就是磨不转，总不能遂人愿。岁月的年轮已在他黑亮的额头上刻下几道深浅纹路，世事的风霜冷雨已使他意冷心灰，就在他又一次面临失败的厄运，跌入绝望的幽谷时，想不到机会竟然来了，更让他喜不自胜